

教义部

新闻公报：有关接受《恳求者的信赖之心》的心态

2024年1月4日

我们撰写此〈新闻公报〉，旨在阐明《恳求者的信赖之心》，希望能提供清楚的说明，使《恳求者的信赖之心》这份牧灵声明更被众人所接受，同时也建议认真仔细地阅读此牧灵声明，好能充分理解其中涵义。

一、教义方面

某些主教团对《恳求者的信赖之心》所作出的响应是可以理解的，其意义在于强调需要更长的时间作牧灵上的反思。这些主教团所表达的内容不能被诠释为在教义上反对这份牧灵声明，因为该文件对婚姻和性方面的主张是清楚的、合乎传统教义的。「声明」中有数句强而有力的话语，让人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声明「始终坚持教会关于婚姻的传统教义，不承认任何可能使人混淆的礼仪仪式或类似于礼仪仪式的祝福」。虽然这是为非常规伴侣的牧灵行动，但我们「并未认可他们的状态（*status*）或以任何方式改变对婚姻长久以来的教义。」（「声明」，序言）

「婚姻的构成要素乃『一男和一女之间专一性的、固定的和不可拆散的结合，可以自然地生育』，不允许被在与之相悖要素下的仪式和祈祷混淆。这立场是建基于长久以来天主教的婚姻教义之上，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性关系才能找到其自然、充分和完全的人性意义。教会的教义在这一点上是坚决的。」（「声明」，4号）

「这也是当时教义部的《覆文》（*Responsum*）的涵义，当中指出教会并没有权力祝福同性之间的结合。」（「声明」，5号）

「鉴于教会始终认为只有婚姻内的性关系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因此，任何礼仪性的祝福，若可能使那些被臆想为婚姻的结合或婚外性行为获得某种形式的道德合法性，那么教会便没有权力授予这样的礼仪性祝福。」（「声明」，11号）

显然，这在教义上是没有任何有违教会传统或亵渎天主的嫌疑，因此让人无从否认《恳求者的信赖之心》这份牧灵声明，或将其视之为异端者。

二、具体接受方面

然而，有些主教特别表达了一个具体的关注：非常规情况中的伴侣也可能得到的祝福是怎样的。声明建议可以对非常规情况中的伴侣（而非其结合）进行（非礼仪性或仪式化的）简短的牧灵祝福，同时强调这些祝福是没有礼仪形式的，因此这些祝福既不认可也不证明这些人所处的情况为正当的。

教义部的文件，如《恳求者的信赖之心》，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实行，这取决于各教区的当地情况以及每位教区主教与他的教区一同作出的辨别。有些地方可以立即实行，没有任何困难；但在有些地方则需要避免引入任何新的做法，反而是需要花时间来阅读此文件，并细心解读。

例如，一些主教规定，每位司铎都必须自行作辨别判断，但他只能私下施行这些祝福。只要在表达上述规定时，怀有对由教宗本人签署并批准的文件给予应有的尊重，并试图以某种方式来适应当中所包含的想法，那么便都没有问题。

每位地方教会的主教，因着他本身的职务，在实际环境 (*in loco*) 中总是拥有辨别判断的权力，更具体地说，意即在地方上他知道的比别人更多，因为那是他的羊群。对当地教会背景和当地文化的谨慎和关注，足以让他找到不同的实行方法，但不能完全地或绝对地否定我们为司铎们所提出这做法的可行性。

三、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

要理解一些主教团的实际情况，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处境。在一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甚至法律问题，在短期间无法实行，而是需要时间和一些牧灵策略。

如果该国家有法律，一个只是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人便会被判处监禁，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判处酷刑甚至死刑，那么，不必多说，举行祝福便是不明智的。显然，主教们不会想让同性恋者遭受暴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主教团必须持守与获教宗批准的这份「声明」相同的教义，因为这就是从古至今的教义。在这情况下，他们只是提出了再深入研究和辨别判断的需要，以便在这种处境下小心谨慎地进行牧灵工作。

事实上，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在不同程度地谴责、禁止同性恋，并将其定为刑事罪行。在这些情况下，除了施行祝福的问题之外，尚有一项巨大而且涉及广泛层面的牧灵任务，包括：培育和捍卫人性尊严、教导教会社会训导，以及思考各种不可仓促推行的牧灵策略。

四、文件真正的新意

《恳求者的信赖之心》真正的新意，是需要我们努力接受的，而且不应把自己排除在外，其实重点并不是祝福非常规情况中的伴侣的可能性，而是邀请我们把两种不同形式的祝福区分开来：「礼仪性的或仪式化的」祝福和「自发性的或牧灵的」祝福。这份声明的序言明确解释了「这份文件的价值在于，为祝福的牧灵意义提供了明确而又革新的贡献，使我们能够拓宽并丰富对祝福的传统理解。〔……〕这次神学反思是以教宗方济各的牧灵愿景为基础，与教会训导和教会官方文本中有关祝福的说法相比，这意味着真正的发展。」

这份文件的背景，正是教宗在许多文件中对「一般牧灵关怀」的正面评价。在这背景下，教宗邀请我们珍视天主子民简单的信仰，他们即使身陷在罪恶之中，也尝试从封闭的自己中走出来，敞开心扉请求天主的帮助。

为此，该文件的主旨，其实并不是对非常规情况中伴侣的祝福。它采用的是高规格的「声明」，这代表个中的意义远大于一份《覆文》(responsum) 或一封信函。这文件的中心思想，其实是拓宽对祝福的理解，并提议可以施行牧灵祝福，即毋需与礼仪性的或有既定仪式的祝福要求相同条件，这便邀请我们去加强我们的牧灵工作。所以，除了相关争议之外，这份文件也要求我们以牧人的心，并且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心平气和地仔细思量。

尽管有些主教认为暂时不要施行这些祝福才是明智的，但我们所有人都要日益坚定地相信，非仪式性的祝福并非圣化那些接受这祝福的个人或伴侣。这些祝福并不使他们的所有行为合理化，也不是赞同他们所度的生活。当教宗要求我们对牧灵祝福有更广泛理解的时候，就是建议我们去想到一种毋需那么多条件的祝福方式，来实行在牧灵工作中亲近人的简单行动。这是促使在各种不同境遇中的人向天主敞开心扉的一种方法。

五、这些「牧灵祝福」如何具体进行？

为了与礼仪性的或仪式性的祝福清楚地区分开来，「牧灵祝福」首先必须非常简短（参阅：28 号）。这些祝福大概持续几秒钟，并没有仪式，也没有《祝福礼典》的规范。如果两个人一起请求这祝福，他们只需向主祈求平安、健康，以及为这二人的其他益处。同时，这祝福要求他们能够完全忠于基督的福音，并且让圣神能够把这两个人从不符合祂旨意的一切和所有需要净化的一切之中解放出来而得自由。

这种简短的非仪式性祝福形式，并不要求使一切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事情合理化。这形式显然不是缔结婚姻，也不是对任何事情的「批准」或赞同，而纯粹是一位牧者对寻求天主帮助的两个人的回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牧者不会强加条件，也不会想探知这些人的私生活。

既然有些人提出了疑问：「这些祝福应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次朝圣旅途中，一对曾离婚的新结合伴侣对司铎说：「请给我们一个祝福！我们找不到工作，他病得很重，我们居无定所，生活非常困难：愿天主帮助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司铎可以诵念一段简单的祈祷文，譬如：「主啊！请看顾祢的这些孩子，赐给他们健康、工作、平安、以及互助互爱。求祢把他们从一切与祢的福音相抵触的事物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按照祢的旨意生活。阿们。」最后，在他们两人的额上划上十字圣号。

这只需要大约 10 或 15 秒。拒绝这类乞求祝福的人，合理吗？难道这不是个好时机，去支持他们或多或少的信德吗？难道这不是个好时机，借着天主的祝福，来扶助他们的软弱吗？难道这不是个好时机，去打开那通往超性的通道，引领他们更忠于福音吗？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恳求者的信赖之心》中补充说，当一对处于非常规情况中的伴侣请求祝福时，「尽管该祝福祈祷不属于礼仪典籍所列举的仪式之内，但这祝福礼绝不可与民事结合的仪式同时进行，甚至不可与该仪式有任何关系；当然也不可使用婚礼仪式中典

型的服饰、手势或言词。当同性伴侣请求祝福时，上述规定同样适用」(39号)。因此，很明显，这祝福不可在圣堂等神圣建筑的重要地方或祭台前举行，因为这也会造成混淆。

因此，每位教区主教均获《恳求者的信赖之心》的授权，在考虑到上述所提出的小心辨别和关注之后，可以在教区中开始实行这类简单的祝福，但他绝对没有权力提出或启动任何可能类似礼仪性的祝福。

六、教理讲授

在某些地方，为帮助每个人了解这类祝福并非认可请求者所度的生活，也许有进行教理讲授的需要。这些祝福更不是一种赦免，因为这些行动绝非一件圣事甚或仪式。这类祝福只是简单地在牧灵关怀中表达亲近，因此是不会提出与圣事或正式仪式同样的要求。我们都必须习惯接受：假若一位司铎给予这种简单的祝福，他并不是异教人，他没有认可任何东西，他也没有否认天主教的教义。

我们可以帮助天主子民了解到，这类祝福只是简单的牧灵渠道，帮助人们表达他们的信德，即使他们是大罪人。所以，把这类祝福施予两个自发性地一起请求祝福的人，并不等同于圣化他们，也不是祝贺他们，更不是赞同这种结合。事实上，在祝福单独一人的时候，情况也相同，因为请求祝福而非罪赦的人，可能是个大罪人，但我们不会因此就在他为生存而挣扎时拒绝给予他这慈父般的行动。

只要透过良好的教理讲授来澄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不再害怕这些祝福可能把一些东西表达得不够清楚。我们可以成为更自由的、更可亲的、结出更丰硕果实的牧灵工作者，使我们在牧灵工作中充满慈父的情怀和可亲的姿态，而不用担心被误解。

让我们祈求新生的主慷慨大方而且不求回报地把祝福倾注在每个人身上，好使我们能度过一个圣洁又快乐的2024年。

部长

维克多·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枢机
(V́ctor Manuel Card. FERNÁNDEZ)

教义部门秘书

阿曼多·马特奥蒙席
(Mons. Armando MATTEO)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译)